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九・經部・四書類

- | | | | | | |
|----------|---------|-----|-----------|----------|-----|
| 孟子趙注補正六卷 | [清]宋翔鳳撰 | 一 | 讀中庸叢說二卷 | [元]許謙撰 | 二八一 |
| 孟子趙注考證一卷 | [清]桂文燦撰 | 六三 | 中庸說要一卷 | [明]宋大勺撰 | 三〇三 |
| 大學古本傍釋一卷 | 大學古本問一卷 | | 中庸疏略一卷 | [清]張沐撰 | 三三三 |
| [明]王守仁撰 | | 七三 | 中庸傳注一卷 | 中庸傳注問一卷 | |
| 大學辨一卷 | [清]陳確撰 | 八三 | [清]李塨撰 | | 三五七 |
|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 [清]毛奇齡撰 | 九一 | 恕谷中庸講語一卷 | [清]李塨撰 | 三七五 |
| 大學疏略一卷 | [清]張沐撰 | 一〇三 | 中庸困學錄一卷 | [清]王澍撰 | 三八九 |
| 大學辨業四卷 | [清]李塨撰 | 一二一 | 易大義一卷 | [清]惠棟撰 | 四三一 |
| 大學困學錄一卷 | [清]王澍撰 | 一四七 | 中庸札記一卷 | [清]范爾梅撰 | 四四一 |
| 大學說一卷 | [清]惠士奇撰 | 一八三 | 中庸補注一卷 | [清]戴震撰 | 四四七 |
| 大學偶言一卷 | [清]張文釐撰 | 一〇一 | 中庸章句質疑二卷 | [清]郭嵩焘撰 | 四六一 |
| 大學古義說二卷 | [清]宋翔鳳撰 | 二一三 | 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 | 補遺一卷續遺一卷 | |
| 大學章句質疑一卷 | [清]郭嵩焘撰 | 二三九 | [宋]趙惠撰 | | 五〇三 |
| 大學古義一卷 | [清]劉光蕡撰 | 二六一 | 四書待問二十二卷 | [元]蕭鑑撰 | 六〇七 |

孟子趙注補正

〔清〕宋翔鳳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一二毫米寬三〇八毫米

孟子趙注補正序

余少習孟子得轉附朝儕之說方從學於伯舅保琛先生先生極以爲然至京師王石渠先生聞其解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而是之又獲交臧君西成與論孟子年月事迹深致往復當歲庚午隨侍先君子於永城通判官廨卽欲取邠卿之注而補之奔走四方三十餘年其間時時有獲自羈宦湘中承乏兩邑奉嚴促之令馭凋劫之民終歲受責晨夕趨歡幾同邠卿所云困客之中精神遐漂又以年暮無子恐一旦徂謝則平生所得將就放失乃於簿書之暇粗事寫定以行世焉道光二十年五月二日長洲宋翔鳳記於耒陽縣舍

廣雅書局刻
孟子趙注補正序

小五
大二十九

光緒十七年五月
廣雅書局校刻

孟子趙注補正序

孟子趙注補正序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長洲宋翔鳳撰

孟子題辭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注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未詳其所得案王肅作聖證論語多凡造顏氏以爲未詳所得是不信之也至孔叢尤出僞撰更不足據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 漢地理志魯國驕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案騶通鄒孟子時尚有鄒國其後蓋與魯同爲楚所并矣又案鄭語史伯言曹姓鄒莫則春秋時卽名曰鄒春秋邾小邾公羊經並作邾婁小邾婁公羊音義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廣雅書局采

邾婁方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檀弓有邾婁考公邾婁合言邾長言曰邾婁本是一音非孟子時改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孔子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

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鄭康成說顏淵死伯魚尚未葬則亦卒於魯哀十三年蓋遺腹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喪皆門人所治以子思

在繩葆也知子思年六十二當威烈王六年是年困於宋作事必簪年若干同例舊孔叢謂子思年十七作中庸者誤六十二非卒年也子

忠卒年不書史失之矣又十三年當威烈王十九年爲魯繆公元年子思年七十五穆公亟見子思尊禮之果子思年六

十二安得至穆公時孟子之言反爲失實矣又三十餘年當

烈王初年孟子就外傳受業子思辨見後子思年約一百餘歲

古者大儒多享神明之壽如子夏伏生竇公之流子思之年亦爾也列女傳孟母篇云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

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且

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此師事子思之事

也史記孟荀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

王劭以人爲衍字案高誘淮南子氾論篇注云孟子受業於

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敍詩書孔子之意此數語全本

史記而無人字知王劭說是也風俗通窮通篇亦言孟子受

業子思漢書董仲舒傳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注師古曰言所學者但就舊廣雅書局采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二

弟子授業不必親見傳師又案言門人者蓋子思年過耄期不能親授經如伏生年老使女傳言枚朝錯又如康成師馬融僅從高足弟子受業而已則有人字亦通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 案當是性善爲一篇辨文爲一篇說孝經爲一篇爲政爲一篇苦今所傳孟子外書則僞之僞者也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文帝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說與此同

梁惠王章句上 王曰叟注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 史記孟荀列傳云道既通遊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趙注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風俗通義窮通篇云孟軻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案趙臺卿應仲遠竝本史記以爲先齊後梁案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乃去梁適齊故梁惠王篇孟子見梁襄王下卽記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事當時盛稱桓文故宣王首舉以問正是初見時口吻以後如宣十一年當燕易王初立齊取燕十城見燕世家卽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之事說詳臧氏齊取燕

廣雅書局采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十一
齊湣王十年當燕王噲七年齊伐燕亦見燕世家卽公孫丑篇齊人伐燕
及燕人畔之事亦詳臧氏考二事去梁惠王時甚後而孟子書並記爲遊齊時事則游梁斷在游齊前也況太史公傳孟荀大意謂當時學士迂怪不經惟孟子述唐虞三代之意以推崇其術非斤斤傳孟子事蹟如云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不過略言孟子遊齊梁時君不見知而已不序據魏齊二世家述驕子至齊亦在至梁之後知並是隨文順記也又案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趙注云叟長老子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據趙意以爲使孟子先至梁則年未老不得有叟稱今考戰國秦

漢人君於遊士皆稱先生先生亦父兄之稱其年不必盡老孟子時雖未過五十見說別惠王尊賢故以叟稱之與賈子新書先醒篇人謂知道者先生正同正是卑禮招賢之證故魏世家注引劉熙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謂尊禮孟子依白首之稱耳孟子實未皓首甚合當時情事趙說不可從孟子對曰王案顧隱君炎武以史記載諸侯相王在梁襄王時謂依史記則惠王稱王爲非此隱君信竹書紀年以史記梁襄王之年爲惠王改元之年故爲此說其責惠王早稱王於國中孟子入國問俗不能不爾追相王則稱於鄰國如史記鴻門之會沛公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項羽漢高皆未王又黃歇說秦昭王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項羽漢高皆未王又黃歇說秦昭王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十二
日先帝文王武王時秦末帝而臣下已作此稱惠王稱王亦此意
白鳥鶴鶴案毛詩作鶴鶴說文鶴鳥白肥澤貌从羽高聲詩曰白鳥鶴鶴說文引詩爲毛氏古文孟子則段鶴爲鶴也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皆凶注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凶我與女俱往凶之案尚書大傳云伊尹入日桀當大喪凶我與女俱往凶之鄭注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有凶哉日凶吾亦凶矣日言去復來也書湯誓鄭注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日是日何常喪乎日凶我與汝亦皆喪凶引不凶之微以脅恐

下民也案經文作曰時日曷喪云云則非湯言故大傳以爲桀言之趙注望文生義遂以爲湯言與經語不合又案史記殷本紀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子與女皆亾詳史記之詁合諸經文及孟子民欲與之皆亾則此二語爲夏民之言爲順蓋日以喻君夏民不敢斥言故曰是日何時喪乎女亦指日言民遭暴君亂世不聊生故曰予與女皆亾皆亾與偕樂相對書孔傳曰覆比桀於與汝俱亾欲殺身以復桀此古文讀故與伏生不同也

斧斤以時入山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案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鄭司農曰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元謂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趙

注時爲草木零落之時非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案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管子國蓄篇歲適美則市糴無子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益十繩而道有餓民又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卽檢散卽發趙注亦言人君不知法度檢斂則檢有斂義不煩改字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亦作檢惟漢書食貨志云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檢作斂莩作芟與今本異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秦繹地河西曰隴州郭注自西河至黑水則凡隴州地皆在河西漢書地理志上郡秦置在今陝西

延安榆林綏德等處蓋秦盡得河西地以其半屬內史以半爲上郡上郡在秦國都之左故名在魏僅可總名河西耳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陽作相在今陝西榆林府谷縣魏河西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南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榆林從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有河之西岸據全晉十七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本紀魏世家同此始喪地於秦也漢志左馮翊夏陽縣有故少梁今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爲魏河西地魏世家惠王卅一年秦趙齊共伐我魏惠公十八年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商君列傳云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約在少梁以南河濱之地此再喪地也秦得分魏大河之險

渡河而東遂逼國都秦於此時卽稍稍蠶食河東之地魏人自危故又渡河而南徙都大梁漢志陳留浚儀縣有故大梁今在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境也考之後十年當魏襄王四年秦惠文七年秦敗龍賈軍於雕陰圍焦曲沃魏世家在襄王五年蓋獻地在秦紀正雕陰漢志屬上郡在是年故連類記之茲據秦紀正雕陰漢志屬上郡在今陝西延安府甘泉縣南三十里之地在今韓城古少梁之西其時少梁以北秦上郡之地尙是魏境故猶能於此出兵以禦秦之志以少梁以北離魏都益遠得之不能扼其要領故雖敗其軍於雕陰不北收其地而仍東取焦曲沃以逼大梁此其至計也焦漢志宏農陝縣有焦城在今河南陝州東北西至今華陰魏陰晉三百餘里魏襄王二年秦敗魏於雕陰襄王三年當秦惠

晉爲和是同州以南入秦也五年子秦河西之地是雕陰以北入秦也至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是固陽以南凡魏河西之地尺寸皆爲秦有大河之勢全失其去滅亡也不遠矣魏世家襄王七年亦有上郡之名以盡入於秦故本秦而言也鹽鐵論相刺篇云孟軻居梁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河內河外是桓寬亦謂惠王時已失河內河外之地今衛輝懷慶諸府古爲河內今解州安邑古爲河外雖不盡失爲秦稍稍割裂大約有七百里之遠矣

南辱於楚

案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

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爲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爲趙西爲秦南爲楚次年衛鞅圍固陽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八

廣雅書局某

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爲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辱不云喪地也與後襄王十二年破襄陵得八邑爲二事

孟子見梁襄王 閻若璩 孟子年月考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

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紀年有哀而無襄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紀年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二十五年始辛

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襄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於考異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實何也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見王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初卽位之辭不然必

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豈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朱子曰七篇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

不特不久於梁實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或曰紀年魏史書魏事溫公以爲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九

廣雅書局采

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公孫鞅未相

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遷都以避之邪卽一徙

都事如此其餘尙可信邪案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帶生於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辛巳三十八年文

侯卒武侯立凡三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己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四歲乎紀年不可信如此

又案

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綱目亦因之

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

案此事江慎脩著之孟子方欲言其多豈少言之也然則當在甚當詳第四卷

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卽去梁是爲齊宣王

八年孟子遊事齊當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云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而往僅得半日旣仕齊中間過三年喪歸鄒襄坐復事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案齊宣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并同但史記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

爲長者折枝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疲枝也 案枝支字通用梁惠王章句下 王語暴以好樂 捏蟲新語謂此章惟鼓樂字音岳餘通章樂字皆音洛案唐風好樂無荒箋云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亦一證

猶古之樂也 閻若璩曰左傳晏子已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可證孟子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十

廣雅書局采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注孟子復問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翟灝曰晏子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

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後漢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並可爲上樂字音洛之證

蹙類閭若璩曰說文類鼻蹙也孫疏作鼻頰非又案史記蔡澤傳蹙

羈羈卽頰謂鼻蹙脣也

臣聞郊關之內注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案儀禮聘禮云及竟乃謁關人注古者竟上爲關此四境有關之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注雪宮離宮之名也案劉熙亦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僞疏云宣王在雪宮之中而孟子來至從前

注孟未有謂孟子館而宣王就見者其說出流俗講書然熟思疑未謬古人所居皆可云宮離宮乃別築宮館以居遊士非指王宮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又燕世家昭王爲郭隗築宮此宮不專謂王宮之證史記孟荀傳云齊自如湧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孟子游齊當亦爾矣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此必嘗就見故云然況使孟子往王所宜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此自作王見孟子若讀爲從者見之之見頓易全書之例亦不然矣元和郡縣志引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無此文蓋涉下文有晏子語故以孟子爲晏子爾 曾子問篇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廣雅書局某

十一

廣雅書局某

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使舍己者正義引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案此知宣王所命以館孟子者正可謂之離宮趙注所言與鄭志合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注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 僞疏云顧野王釋云灤水名出南陽恐誤灤爲儻案以朝儻爲水名者是也水經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注云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爲厲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岀其南也蓋邑郭渝移

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至今也水經又云灤水出灤陰西

南灤陰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灤舞舞

四字通借漢書地理志作舞陰與朝陽皆屬南陽郡灤舞舞

今鄧州南八十里錢獻之云今有刁水在鄧州西原出內鄉

縣南逕州城南入澇水者卽朝水也則朝儻二水皆在南陽

明甚考漢南陽郡屬荊州爲楚地而齊景公言轉附朝儻者

案轉謂周流附言周流朝儻之水而薄至楚之國都

此齊桓伐楚之故道也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

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云

云軸卽轉字脫畫誤分兩字附通駁故誤斛史記魏世家周易駁說苑臣術附猶欲暫通轉匪棘其猶欲相通桓公言我游欲轉

附朝儻管子脫朝儻二字當以孟子及晏子春秋內篇下補正

之太平寰宇記引晏子春秋吾欲遊轉附朝儻與管子略同

惟遊欲字倒今晏子本則盡同孟子矣景公以轉附朝儻爲

桓公之故事欲觀之管子戒篇又云五年始興車踐乘遂

南伐楚門傅施城尹知章注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隱十

一年左傳傳于許傳可通附此皆轉附之切證水經注灤水

之左卽黃城山也有溪水東北逕方城又云黃城通爲方城

故管子霸形篇述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

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南伐及踰方城濟

於汝水望汝山注汝音岷江水所出南致楚越之君案齊桓先至宋自

宋而西至鄭遂南至召陵召陵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又南濟汝水西南至葉縣今葉縣南有方城山是先濟汝水後踰方城當依小匡篇爲正管子小匡桓公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水踰方地注謂方城之地

又南乃至灤水今灤水出南陽府泌陽縣西北東北流逕葉縣東南朝水又在南轉於朝舞之水卽周流楚之北境當漢時猶以朝舞名縣則其深廣當與汝漢相匹而今乃漸微所謂川渠狀改也如謂二者皆山名又如近人必求之於齊地則景公何難命駕而往乃必以脩德爲問乎景公思復脩桓之業故欲觀其舊迹僖四年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此遼海而南亦泛指楚地非浮舟海中傳又云陳轅濬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三

廣雅書局某

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循海卽遼海之義與管子桓公將東游之語亦合蓋朝舞尙在齊西東行至琅邪方是齊之南境故云南放琅邪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景公問先君桓公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客服景公時魯衛宋鄭皆孱弱不振之鄰其東則吳最大南則楚最强楚地有桓公之故道景公欲效桓之伐楚又欲循海觀兵東夷蓋自南海以至東海將經歷吳楚乃歸國放於琅邪也漢地理志琅邪郡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起臺館琅邪臺在今之昭城縣東南一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吳越春秋越王句踐二十二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春秋時越未滅吳知琅邪與吳爲近景公有威服二國之志苟不務脩德而以兵戎以晏子先舉巡守述職以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注言王者巡守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孔廣森曰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既春遊

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辭綜
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
爲一管子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卒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

爲春秋爲諸侯度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過再

今也不然案今也不然謂今日之謬與夏謬不同也自師行

而糧食至爲諸侯晏九句皆晏子引當時諺語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凶此晏子解流連荒凶之義益證上九
句爲當時成語

關市議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昭廿年左傳晏子言山
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鮀守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

廣雅書局采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十五

海之鹽蜃所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幅界之關暴征其
私案此言皆齊之敝政至戰國而益甚故孟子舉文王治岐
之法以正之文王始受命稱王周人一代之政當皆依焉而
周禮獨異是以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而不謂爲周公所
作也

左右皆曰賢丁杰曰尙書大傳堯爲天子舜爲左右鄭注左
右助也若周家宰典國事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
爲左右左右指大臣輔佐故先於諸大夫

齊人伐燕臧庸齊宣王取燕十城考曰元黃氏震述其鄉人
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
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問

大四百四十二

大五百零八

荅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嗛以燕與子之齊伐
之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
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戰國策齊策宣
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
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爲君計不如案兵勿出齊必復與燕戰
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中立而
割窮齊與疲燕也鮑注云後漢志富陽注縣東南有檣城楚

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爲文公時魏
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又燕策文
公篇云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鳴子鮑注云文公孫子鳴子謂文公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十六

廣雅書局采

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

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鮑注云齊
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

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
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小強秦之
少壘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
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能聽臣
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
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
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史記燕世家
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

小二十三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類

一〇

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復歸燕十城

又見蘇秦傳

案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

徐州蓋燕文虐其民齊宣往征與燕再戰於樞梁惠王篇一

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策權之難燕再戰不勝正合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宣

因喪伐之取十城卽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之是也固與齊湣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國顯然爲一事時燕遭喪又數被兵易王尙未立故孟子有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說或謂寡人勿取者蘇秦說齊宣歸燕十城也或謂寡人取之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七

廣雅書局采

者田嬰使魏處之趙說勿助燕擊齊則必勸宣取燕也孟子

言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秦還燕十城之策正同特有公私之別耳諸侯將謀救燕者

齊策云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策云文公令郭任

以地請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

在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再戰於楚邑則楚之圍齊當

亦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畏之云諸侯

多謀伐寡人也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涉河水灌之見

史記田齊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蓋報救燕之役也故燕策

文公篇謂燕亡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指齊宣

伐燕趙肅救燕而云然乃鮑注以此爲必燕昭旣立之時而

吳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俱未細考 楊氏列傳云魏冉

最賢自惠王武王任職用事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

十年趙肅侯十七年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

策謂魏冉自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 又考齊

宣十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

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同襄伐趙

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秦

拔韓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

年爲齊宣十一年韓宣惠王元年時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

初立故知韓不與謀也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

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八

廣雅書局采

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

策燕策史記六國表燕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

王篇稱謚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褚稱王

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爲一事

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

亦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畏之云諸侯

秋忽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桀我后

後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 案書序湯征諸

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鄭注云湯征凶此引書正是

湯征之文又案民望之以下皆孟子之說書也後滕文公篇

湯始征云云亦是說書故文少異而不加書曰也

非吾所能及也

閻若瑜

曰案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

仁梁襄王初卽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於

勝更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

案孟子於梁亦未嘗自稱臣

第曰吾分益亢

矣

孟子趙注補正卷二

長洲宋翔鳳撰

公孫丑章句上

或問乎曾西曰

注

曾西曾子之孫

因學紀

聞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曾西之學於此可考

楚闔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

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曾西躊然

案說文叔怒然也从欠赤聲孟子曰曾西叔然則

孟子舊本作叔作慤者趙所改爾

微仲 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書序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正義啟與其弟仲衍皆是

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

廣雅書局采仲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書序

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

弟稱祭叔也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

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中衍卽微仲衍檀弓

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

也合呂覽檀弓宋世家之言知衍是微子之弟孟子正以是

兄弟故以比于箕子同時並稱漢書古今人表微子紂兄在

第二等微中仲在第四等列膠鬲商容之間又有宋微仲啟

子在第五等則宋微中之爲啟子者別是一人不得以名衍

者當之宋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

當時有以弟爲子者故並記之與

閻百詩遺去人表第四等之微仲但見第

五等之宋微仲遂以仲衍爲啟子并強解檀弓之立衍爲舍

孫立子之證不知與孟子語意絕不合

雖有鎔基

注

鎔基田器耒耜之屬

錢

大昕

曰周禮雍氏注以

茲其研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卽今之锄也禮記月令注田

器鎔鎔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鎔鎔茲其鎔鎔鎔基文異而義

同案說文櫺齊謂之鎔鎔此取孟子之言廣雅云鎔鎔鉏

也我四十不動心 不動心卽大學之正心不爲外物所誘則心

能正如北辰之居其所尚書大傳言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

則居中亦未嘗不動不動者不爲外誘所動耳使北辰不動

則恆星不能周天心而不動則庶事不能就理如告子之不

動心卽莊周所謂槁木死灰豈足以應萬事乎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廣雅書局采

孟施舍注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 閻曰趙氏意以古人二字
名無單稱一字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
則孟其姓也遂以施爲發音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
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魯有
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注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 案壹
讀爲賈誼傳壹鬱其誰語之壹說文壺壹壺也从凶从壺不
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壹壺案今易作網繩網繩壹鬱壹壺並
聲轉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以有浩然之大氣也

藏庸

曰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

如天之氣浩然也後漢傳樊傅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

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案春秋繁

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

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

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

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

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

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顏注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

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

皆與古義異

孟子趙注補正卷一

廣雅書局采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義人事之宜道天道與猶合也配以人
事之宜合乎天之常道斯能養其浩然之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顧炎武

曰倪文節思謂

當作必有事而勿忘勿助長也傳寫誤以忘字爲正心

二字禮祭義見間以俠鯨鄭注見間當爲廟史記持梁刺齒

肥索隱刺齒當爲齧此皆古書一字誤二字之證疊勿忘作

文法

汗不至阿其所好注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
汗汗世也言當汗世是非不公獨此三人不至阿其

所好也